

# 卡夫卡文集

书简 / 书信、日记、谈话、  
箴言、剧本

「第四卷」 祝 彦 张荣昌等 译



海译文出版社

卡 夫 卡 文 集

书 简

书信、日记、谈话、  
箴言、剧本

「第四卷」

祝 彦 张荣昌等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卡夫卡文集. 第4卷, 书简 / (奥) 卡夫卡 (Kafka, F.)  
著; 祝彦, 张荣昌译. 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 
2002.11

ISBN 7-5327-2728-9

I. 卡... II. ①卡... ②祝... ③张... III. ①卡夫  
卡, F.(1883~1924)-文集②卡夫卡, F.(1883~19  
24)-书信集 IV. I521.1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052474号

**FRANZ KAFKAS WERKE**

**In vier Bänden**

**Vierter Band**

**SAMMLUNG VON BRIEFEN**

卡夫卡文集

第四卷

书 简

[奥地利] 卡夫卡 著

祝彦 张荣昌 等译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福建中路193号

易文网: [www.ewen.cc](http://www.ewen.cc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11.5 插页 3 字数 307,000

2002年11月第1版 2002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,001-5,100册

ISBN7-5327-2728-9/I·1580

定价: 19.00元

# 前 言

高年生

卡夫卡在他短暂的一生中，除许多中短篇小说和三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外，还写下了大量书信、日记、笔记、随笔、箴言等，它们在他的全集中约占三分之二的篇幅。本书仅收录了其中一小部分，主要是卡夫卡谈到他自己的作品和创作问题的日记、书信和谈话，还有那两封著名的致父亲的信和致女友密莱娜的信。卡夫卡与密莱娜通信始于1920年4月，持续了一年半左右，这是卡夫卡一生中最强烈、最真挚的爱情绝唱，极富文学价值。箴言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可以说是微不足道，但卡夫卡本人非常重视这些箴言，不惜花费心血将它们抄写在分开的纸片上。每一则箴言都很精练，它们思想深邃，比较难以理解，不一定是机智之语，但都是研究卡夫卡思想和创作的宝贵资料。

译文中的圆括号是原文中就有的，是作者自己作进一步说明时用的。六角括号是德文版《卡夫卡文集》的编者加的，如有时卡夫卡自己写错了日期，原编者就用六角括号注明正确的时期。

## 目 次

前言	高年生	( 1 )
书信、日记、谈话	祝彦译	( 1 )
论作品		( 3 )
论写作		( 79 )
论写信		(131)
论写日记和日记中的故事片段		(137)
致父亲的信	张荣昌译	(147)
致密莱娜的信	张荣昌译	(189)
箴言录	刘震译	(319)
“他”：1920年札记	刘震译	(333)
剧本：		
守墓人	昕·马楚克译	(347)

# 书信、日记、谈话

祝彦译



# 论 作 品





## 关于《一场斗争的描写》（1904—1905年）<sup>①</sup>

致马克斯·布洛德

〔1910年3月18日 于布拉格〕

亲爱的马克斯，这篇小说<sup>②</sup>叫我最高兴之处是，我终于把它送出了家门。

致马克斯·布洛德

〔1912年7月 于哈茨山荣博恩〕

我现在不可能、而且在最近期间也很难有可能来完成剩下的那几篇<sup>③</sup>。因为我现在不能写完它，但无疑会在情况转好的时刻去做；你真的想劝我——请你告诉我理由何在——在神志完全清醒的情况下把一些写得蹩脚、以后会像《希佩里昂》<sup>④</sup>上的那两段对话那样令我作呕的东西付印吗？我用打字机写下的东西，到现在为止还不够出一本书；不过，不付印以及比这更加令人不快的事再糟糕，也总比那种该死的逼迫自己勉为其难好得多吧。在那几个小故事中，有几处我原想找到一万名顾问来帮我出主意；但如我不要他们，只要有你我两人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同意我吧。这种做作出来的案牍劳形和冥思苦索干扰着我，而且早就一直如此，给了我不必要的苦恼。蹩脚的东西就任凭它蹩脚下去，这一点人们只有在临终之时才得以做到。告诉我，我说得对，至少要说你不因此生我的气；这样我就能心安理得，对你也放下心来，重新写些别的什么东西。

- 
- ① 括号中的年代是该作品首次发表的时间。
  - ② 卡夫卡把这篇短篇小说原稿送给了马克斯·布洛德。
  - ③ 给《观察集》写的几篇故事。
  - ④ 《和祷告者的谈话》及《和酒鬼的谈话》公开发表在双月刊《希佩里昂》第八期上,1909年,慕尼黑;两篇谈话是未完成的《一场斗争的描写》的片段。

## 关于《乡间婚事筹备》（1907年）

致马克斯·布洛德

〔1910〕12月17日 〔于布拉格〕

信内所附的一篇短短的小说是我前天誊写完毕的，现在只好让它就这样了。这已是旧作，肯定不是挑不出毛病，但它很好地体现了这个故事的最接近的意图。

## 关于《布雷西亚的飞机》<sup>①</sup>（1909年9月）

日记

〔1911年11月11日〕

他要把我的《布雷西亚》也收入他的那本书<sup>②</sup>。我身上的一切好的东西都反对这样做。

致费莉丝<sup>③</sup>

1914年4月20日〔于布拉格〕

〔……〕我即将给你寄去两篇已发表的关于我们旅行的小文章，一篇差强人意的是我写的，一篇简直令人难以寓目的是我们两人合写的。<sup>④</sup>

---

① 卡夫卡于1909年观看意大利布雷西亚的国际飞行表演后写的报道。

② 指马克斯·布洛德的《论丑景之美》，1913年，莱比锡。

③ 费莉丝·鲍尔是卡夫卡的未婚妻。费莉丝是根据英语的译名；根据德语应作费莉采·现姑从众。

④ 指《理查德和萨穆埃尔》，卡夫卡和马克斯·布洛德合作写成。

## 关于《大喧闹》（1912年10月）

致费莉丝

1912年11月11日〔于布拉格〕

不是的，我没有完全离开我的家庭而一人独居。信中附上的对我家住房音响状况的描绘可资证明，这段描绘刚发表在布拉格的一份小刊物上，以便当众给我的家一点不痛不痒的鞭笞。

## 关于《理查德和萨穆埃尔》

(与马克斯·布洛德合写)

(1911年10月—1912年1月)

日记

1911年10月12日

昨日在马克斯处写巴黎日记。

日记

1911年10月20日

18日在马克斯处；写巴黎。写得不好，描写本应使人把陷在亲身经历中的脚拔出来，这样运笔才能挥洒自如，但未能做到。

日记

1911年10月30日

……我好几天来已经相当空虚的内心突然充满了沉重的哀伤，以致我在回家途中对马克斯说，《罗伯特和萨穆埃尔》<sup>①</sup>是写不出来了。作这样的声明，那时候无论是当我的面还是当马克斯的面，都不需要丝毫勇气。后来的一次谈话使我有点感到困惑，因为《罗伯特和萨穆埃尔》那时远非我主要关注之所在，因此我对马克斯的异议找不到恰当的回答。后来只剩我一人，不仅我的哀伤不再受到那次谈话的干扰，而且连马克斯在我身边时总能给我的安慰也都消失了，这时我的无望达到如此地步，使我的思维开始解体了……

日记

1911年11月19日

我和马克斯肯定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人。摆在我面前的他写的作品是我以及任何别的人都无法触动的整体，尽管我非常钦佩这些作品，但他给小说《理查德和萨穆埃尔》所写的每一句话都是和我这一方面勉强强地作出的让步分不开的，这些让步使我在内心深处感到痛苦。至少今天是如此。

日记

1911年11月26日

上午到下午五点和马克斯一起写《理查德和萨穆埃尔》。

日记

1911年12月8日

星期五，久未动笔，不过这次一半是由于满意之故，因为我自己结束了《理查德和萨穆埃尔》的第一章<sup>①</sup>，尤其是开头火车车厢里睡觉的描写我认为是成功的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觉得我身上发生了某种变化，和席勒论及的情绪转变为性格相近。尽管我内心在拚命反对，我得把这事记下来。

日记

1911年12月8日

马克斯不喜欢我写的最后那几段，至少是因为他觉得它们和整体不协调，也可能因为他认为它们本身就写得不好。看来很可能是因后者，因为他警告过我别写得这么长，并且把这种写法的效果看作是某种胶质状的东西。

---

① 此书名后来改为《理查德和萨穆埃尔》。

② 卡夫卡写的这一章于1912年5月刊登在布拉格《赫德尔杂志》第三期上，标题为《第一次漫长的火车旅行》。



日记

1912年1月3日

我本来打算下午把几篇日记读给马克斯听，我一直在盼着这样做，但未能如愿。我们的感觉不统一；在这天下午，我感到他身上有一种斤斤计较的卑小气度而且行事匆急，他几乎不是我的朋友了，但我总算控制住自己，甚至用他的眼睛看着我一事无成地来回翻动那几本本子，在我眼皮底下飞快地翻过去的总是那些页，真叫我难受。共同设法摆脱这种相互对峙的紧张状态，自然是做不到的；在我们彼此牴牾的情况下写成的《理查德和萨穆埃尔》的那一页只证明马克斯精力充沛，写得却糟糕。

致马克斯·布洛德

1912年7月22日〔于荣博恩〕

就我们合写的那篇小说来说，除了细节之外，曾使我高兴的就是每逢星期日我可以坐在你的身旁（那些令人感到绝望的地方自然不算），而这种快乐会立刻引诱我继续我们的工作。可是你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〔……〕